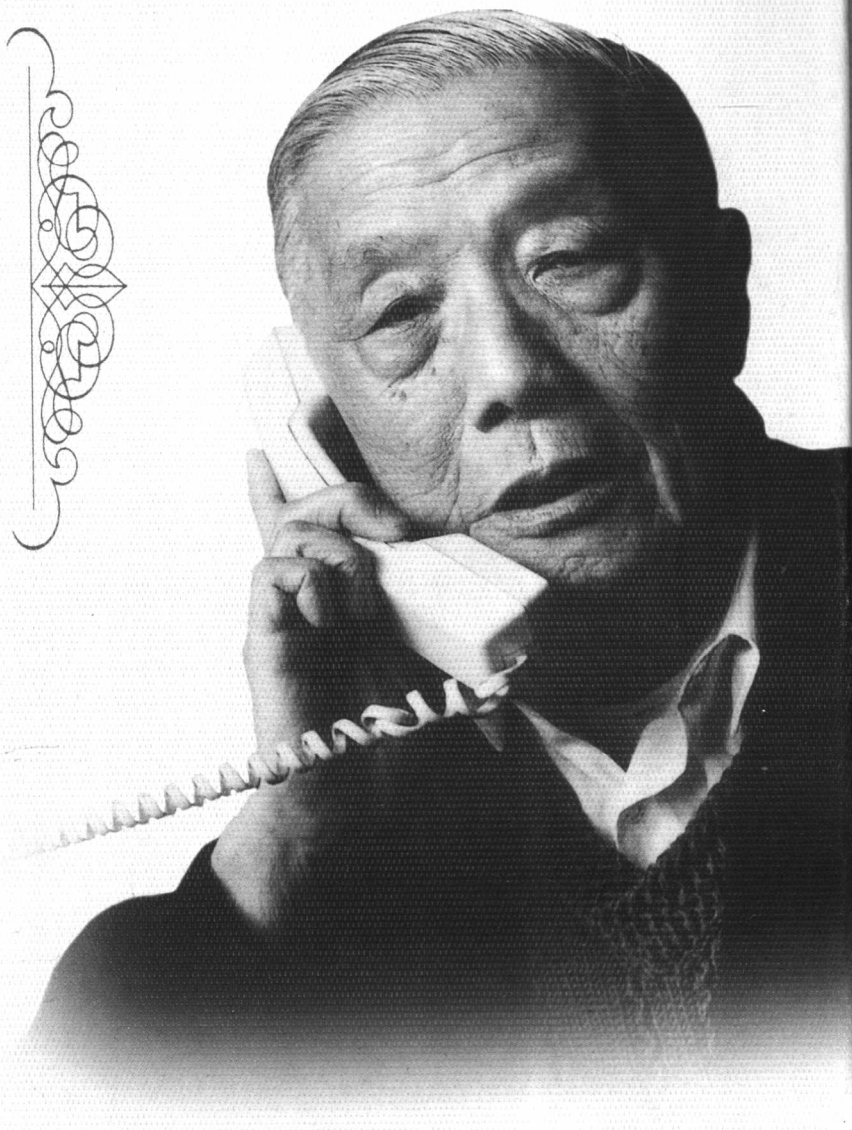


舒芜集



第一卷

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舒 芜 集

第一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舒芜集/舒芜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人民出版社,
2001.12

ISBN 7-202-02847-6

I. 舒… II. 舒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
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3047 号

书 名 舒芜全集(1—8卷)

责任编辑 李良元 贺秀红

美术编辑 马少华

责任校对 付敬华

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

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11.500

字 数 2,460,000

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2,000

书 号 ISBN 7-202-02847-6/Z·82

定 价 24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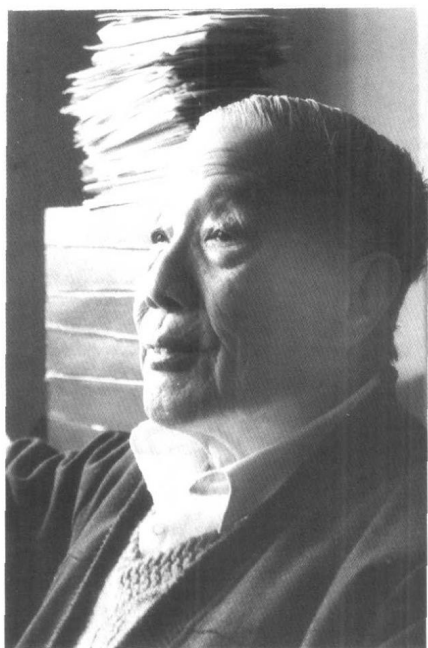


舒芜集

1952年作者于广西南宁。



1997年4月作者于碧空楼。



1997年10月27日于碧空楼。

舒
芜
集



1997年4月作者于碧空楼。

说 明

本卷是关于哲学、文化、学术的论文和杂文。从这个角度研究鲁迅、周作人的文章，则编入第四、三卷，不入此卷。

本卷分为三个部分，各按写作时间编次。

本卷第一部分的文章，都曾收入论文集《回归五四》。该集有长篇的《后序》其《附记》《又附记》，还附录了他人的有关文章，俱已编入第八卷，未入此卷。

目 录

第 一 部 分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[3] | 释无久 |
| [10] | 论因果 |
| [30] | 论主观 |
| [72] | 论中庸 |
| [129] | 罗曼·罗兰的“转变” |
| [132] | 个人·历史与人民 |
| [168] | 更向前 |
| [168] | 说“方向” |
| [171] | 辞“理想” |
| [175] | 逃“集体” |
| [178] | 斥说教者 |
| [182] | 关于思想与思想的人 |
| [182] | 论文的风格 |
| [185] | 过程与结论 |
| [190] | 论“实事求是” |

- [205] 论温情
- [211] 论五四精神
- [219] 向生活凝视
- [224] 论“飘飘然”
- [236] 从头学习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
- [243] 致路翎的公开信
- [270] “鲁迅杀头”诗话
- [273] 读《新青年》断想
- [276] 何来“断层”

第二部分

- [283] “嗜痂”与“制痂”
- [285] “夷狄之进于中国者……”
- [287] “能为中国用”
- [291] 不暇自笑的丑角
- [293] “曾文正公”颂
- [295] “无捧而无不捧”
- [297] “真”与“雅”
- [300] “国家育才之至意”
- [304] 耶稣闻道记
- [307] “国字”的奥妙
- [309] 设想与事实
- [312] 关于《立像与胸像》的两件事

- [315] 知识青年向学者们要求什么
- [322] 一切都是人民的问题
[附] 民主需要科学
- [332] 尊师一法
- [336] 教授的生活
- [340] “学术良心”
- [344] 长城功罪问题之外
- [347] 毛边书和交际舞
- [350] 朱天君的神话
- [353] 纪昀之过与徐桐之愚
- [356] 早期钟表的普及和利弊
- [359] 关于照相的迷信
- [361] 广东与“洋务”
- [364] 幛子上的字

第三部分

- [369] 饮水思源尊“考据”
- [373] 引经据典
- [375] 两层雾罩下的黑格尔
- [379] 评“人生对话”
- [385] 两部《方以智年谱》
- [389] 让时代来解释人物
——评朱成甲著《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》

-
- [397] | 说历史要能攫现代人心
——评陈迹冬《闲话三分》
- [403] | 礼俗——人文的“印记”
- [409] | 知言乃可论史
- [419] | “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”
- [423] | 远亲的消息

第一部分



释 无 久

《墨经》一书，精微奥衍，素称难读。百余年来，校订董理之者，后先相继，其中奇辞异字，迄今犹未尽解。虽以俞曲园、孙仲容诸先生之深通训诂，梁任公、胡适之诸先生之精研哲理，亦犹未能穷其秘蕴，阐其义理，则斯道之非易言，可概见矣。

窃以为欲治斯业，未可以徒通训诂为足，必于古今哲理，融会贯通，然后以意逆志，求其一字一句皆了然无疑，反复推寻，务得其精义乃已。盖墨家多自创术语，各有特异之解，非寻常训诂之方所可通也。而世之业此者，于其古今通假衍脱讹误之字，固考之不惮其烦，而于其独创特有之术语，则每有望文生义之失。

“无久”二字，见于《墨经》中者三，注家悉未知其旨，大率牵强附会，不顾义之所安。“久”者何？今语所谓“时间”也。《经上》四十条曰：“久，弥异时也。宇，弥异所也。”说曰：“久，古今旦莫。宇，东西南北。”所谓“久”，即时间；

“宇”，即空间。历古今且莫，而后知有时间；遍东西南北，而后知有空间。时间与空间并举，其义本已甚明。然又出“无久”二字，则何说耶？于是注家皆莫知所从矣。且此语苟仅一见，或尚可臆测强解，今则一见再见而复三见，曲解于此，未必更合于彼也。于是疏证纷纭，愈释而愈不可解。所以者何？不通哲理，遂不见其精义；不见精义，乃不免望文生训耳。

“无久”二字，一见于《经上》四十三条，经曰：“始，当时也。”说曰：“始：时或有久，或无久。始，当无久。”范耕研曰：“始，时之初也。当时，今也。伍非百曰：任何刹那，皆尝为今；任何刹那，又皆可托始。故曰：始当时也。久以时之相续而成，时以久之存在而益显，此有久之时也；然于长宙之中，任指一刹那而截断之；不以承前，不以续后。则无久之可言矣。然不能不谓之时，此无久之时也。故时有有久无久之分。无久之时，与托始之刹那正同。故曰：始，当无久。”（《墨辩疏证》。本文所举《墨经》第几条，依范校次第。）按，此说大谬。夫所谓“时之初”者，必其后复有时相续，方得曰“初”。有初而无续，则初之为初，岂不异哉？既云“无久”即不承前不续后之一刹那，又云“无久”之时与托始之刹那正同；既云不续后，又云托始，是所谓自相矛盾也。谭戒甫曰：“当，相值也。盖久弥异时，若环无端，故云无终无始。若异时必分间断；譬诸旦暮，即以相值于日夜之初时为托始也。时分为二：（一）或有久，（二）或无久。或有久者，就古今旦暮分言之也。或无久者，就古今旦暮合言之也。故有久，即谓分割时间而有先后。无久，即谓时间若环而无间断。由是始之云者，谓从此无间断之时间中，随其所值之际而定之也。”（《墨经易解》）按，所谓“无久即时间若环而无间断”，近是，说详后。然又

谓“久弥异时若环无端”，则自乱其例矣。夫所谓“若环而无间断”，与所谓“若环无端”者，岂有异乎？同此一义，既以之释“无久”，又以之释“久”。“无久”与“久”相反，相反之二辞而以同此一义释之，诚不知其何以立说矣。梁启超曰：“常人所谓时间的观念，《墨经》不谓之时而谓之久。《墨经》所谓时，乃兼有久无久两者而言。有久之时，人所易明。如万年、千年、一年、一月、一日、一时、一刻、一分、一秒皆是也。无久之时，则非常识可见。将时间析至极微极微，终不能不谓之时。此时也，若云有间，则尚可析；若不可析，则谓之无久也。所谓始者，则与此无久之时相当也。”（《墨经校释》）按，时间可否析至无可，再析之极微极微，姑置不论。藉曰能之，此极微者亦不能谓为始。盖此极微者既由屡析而来，则未析之先，其前必有与之相连者。始必无前，有前者即非始也。且《经》曰：“始当时”，《说》曰：“始当无久”。苟如梁说时乃兼包有久无久两者而言，则《经》举其全而《说》举其偏矣，又何故哉？

“无久”二字，再见于《经上》四十九条，《经》曰：“止，以久也。”《说》曰：“无久之不止，当牛非马，若矢过楹。有久之不止，当马非马，若人过梁。”张纯一曰：“言天地以止而能久。而止在不止之中。约分两端：（一）无久之不止，若矢过楹，时虽至短，詎知‘镞矢之疾，而有不行不止之时’。乃众以暂虽不止，不久即止；其理易明，犹当牛非马之说也。（二）有久之不止，若人过梁，因历时长，虽在逆旋之中，常有即行即止之时。乃众不知其不止，正以为止；其理难见，犹当马非马之说也。”（《墨子集解》）按，原文明言“不止”之理，当牛非马，当马非马，皆承“不止”而言。张氏乃谓

“止”之理当牛非马，当马非马，真所谓倒黑为白也。且“暂虽不止，不久即止。不止正所以为止”云云，《经》与《说》中俱无此意，昔人谓宋儒增字释经，此则增句释经矣。范耕研曰：“过楹与过梁，皆不止也。特过楹仅一刹那，故以喻无久之不止。过梁则历时较长，故以喻有久之不止。牛马两句未详。夫止既以久而显矣，无久之时，则止与否，何由定哉？而惠施之徒，以谓簇矢之疾，有不行不止之时。矛盾两可，与《墨辩》异趣。说者以其新奇可喜，辄相比傅，甚无谓也。盖无久之始，仅一刹那。既不可更析为今昔，则矢之止否，未可得知。惟矢既急进不已，则刹那之顷，亦必不止。苟其已止，何由再进？此条说所谓无久之不止，正纠簇矢不行之妄者也。”按，所谓“无久之始，仅一刹那”，仍是前所引“无久即不承前不续后之一刹那”之意。无久既不承前，则矢虽疾进不已，至此一刹那，未尝不可以不止；无久既不续后，则矢至此一刹那而已止，亦未尝无由不再进也。其断案正得其前提之反矣。至谓此条正纠簇矢不行之妄，则颇有卓识，不似张纯一之妄为比傅也。梁启超曰：“无久者，将时间分至极微而不能再分之谓。盖矢知必经时而始至；所行远则需时长，所行近则需时短。然则矢之行于空间，必不能无停留。就此极微不能再分之一点观之，则矢必曾止于此点也。然使矢已止，则必不能自此点更移于彼点；今彼能移，则不止也。”按，此说前后相反，不能自圆。夫所谓移者，先在此而后在彼也。故凡曰移，必经历先后两时，移于无久之中，则无久亦有先后可分矣。有先后可分，则极微不能再分之说，不攻自破矣。必欲固执此说，经文当改为“止，以无久也”而后可。至谭戒甫引王闿运说，释“久”为“所撑柱”，以近世物理学相比傅，不审《墨经》用名